



12157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積也有自山澤來

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

輒易讎易以豉切讎音售賣也咸譽清疾病疔瘍者疔卑履切頭瘡瘍音

羊身瘡一本作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

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

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

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

柳文 十七卷

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

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

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

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賒一作賒不

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

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

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

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

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



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僕力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

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柳文

十七卷

二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富人

一豪下有家字

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

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其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

能使木壽且孳也

一有以字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

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去一作亦

其蒔也若子

時種也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

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

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一有馬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

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一哉上有矣字

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鼯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嘻一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

必一

自毀齒

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

梏之

鉗其廉切
梏姑沃切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富道

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

已利

一爲字上
有以字

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

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

柳文

十七卷

二二

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
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
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野市曰虛

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

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
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
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
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
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
吾得專焉

一有然字

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
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

柳文

十七卷

四

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
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
耳刺史顏証音征又之盛切竒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
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
兒少秦武陽二歲

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史記云舞陽

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

裴封叔名睦子厚之妹夫

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

願備隙宇

隙當作隙寫轉作隙乞逆切

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

墨家不居巖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者斲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

柳文

十七卷

五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

四海有方伯連率

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

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

版尹掌戶版者

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

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

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

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

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

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官於堵而績

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愠不銜能

銜音縣行且賣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

柳文

十七卷

六

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

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

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

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

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聽聽於府庭

聽魚隱切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

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

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
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
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
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
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
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
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柳文

十七卷

七

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禮考工記注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

今

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
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

一無州人二字

其友與俱遊者

有姻馬聞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

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

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

易音赤

取絳

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

脰

音豆頰也

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

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輶而圓封之

輶音展又尼展女展二切

又爲書博

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

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

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

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

溷胡困切

而吾妻之居

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

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

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

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

柳文

十七卷

八

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

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

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

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

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

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

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

爲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

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

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

屬音濁

今世皆知笑赤

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
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一作
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頤鰕傳

頤音負又扶缶切鰕音板

頤鰕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

叩音昂亦作仰

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溼物積因不散

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

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匍

人或憐之爲去其

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

柳文

十七卷

九

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

一有曾字

不知戒雖其形

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哀一作

悲作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復諸延切蔬

果交羅插竹垂綬與綆同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

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吳均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

製組統古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

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

柳文 十八卷

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偃委羽切再拜稽首

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軫音交轉

璣音葛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

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

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儷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在河鼓之

右靈氣翕歛呼勿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

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

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嶽臣身甚微無

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蟀上音羸盧戈切下音蟀

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仿佯音房，羊徒倚也。

局東為謔，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

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狗勢，

射利抵巇。巇音義，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

名絕命，不負所知。并朝似傲，貴者落齒。臣旁震驚，彼

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息。女六切，下同。彼則

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

之門，狂吠狴犴。狴音陞，又邊迷切。狴音岸，獄也。臣到百步，喉湍顛汗。

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

柳文 十八卷 二

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闔門衝突，

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浪馬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

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馬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

沓沓騫騫。咨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搔屑一發。

徑中心原，膠加鉗夾。鉗其炎切，夾讀為甲。誓死無遷，探心扼膽。

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

暗音陰壁背流血。此音音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竒偏，

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嘒飛走。吟音奔，嘒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

不期一時以俟悠又旁羅萬金不鬻敝帚跪呈豪傑

投棄不有眉曠頰蹙曠音頰目根張也頰音遏喙唾曾歐喙呼惠切唾吐

卧切歐即嘔字吐也大赦而歸嗔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

是卒不余異獨何酷歎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

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

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滑稽突梯隨俗貌莊子云鬢卷倉囊卷鬢不申舒貌卷音拳鬢音

學又券勉力轉二切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

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

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衷音袖手持絳節而來告

柳文 十八卷 二一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

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耻譎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

定胡妄而所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

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

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

死誰揚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女子以絲縷穿七孔針

陳几筵酒醑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

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

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

謀已耳晁无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

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生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棺槨用灰而見功後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也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鶩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

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酉陽雜俎

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道書上尸彭瑀中尸彭質下尸彭矯以

是人多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曰一無特字吾聞聰

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

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

柳文

十八卷

四

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冝也殊甚吾意斯蟲若

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

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

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作自刑者非陰幽跪又而寓乎

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音荒心

潛覷默聽今導人為非覷一作窺七慮切冥持札牘兮搖動

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陬走侯側雷二切莊子

色不自得也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

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

爲顛蹶以逆施反闔爲安佚諧下謾上謾謀官切恒其心

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

帝遽入自屈羸然無聲羸音亮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

人之恤彼脩蛭恚心蛭一作蝨音回腹中長蟲也短曉冗胃曉如消去

消二切外搜疥癘下索瘰痔瘰力闕切頸腫也痔直里切侵入肌膚

爲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

刮古利切謂刮去膿肉殺謂以藥食其惡肉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

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

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

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國語

柳文 卷十八

蓐收天神將勅雷霆擊汝豐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

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

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

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注后土皇天所貴乎直聖主取馬以

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閭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一本

作度馬以几度待各切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維量之則君子憑之

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樛木以限肘腋

非得意

欽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奇居切用絕繩墨。勾身

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

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

堯堙。堯苦交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悶一作開瘡蹇艱難

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忽噴岈。上音橫下

含蠲孕蠹。蠲音曷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沴閭計切禍氣

侵骨。淫神化脉。體不筋倦。榮乖衛途。乃喜茲物。以為

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癖音且

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

柳文 十八卷

在膝為攣。戚施踣跂。戚施病俯而不能仰者。踣舉絢切。曲也。跂立。弭切。跟不着地。

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

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墜惡木之枝。又尸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朝歌迴車。簡

牖載馬。載一作稱。前鄒陽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

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而反。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

馬。昭王為隗築宮而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

賢。諛諛宜惕。正直宜宣。道馬是達。法馬是專。咨爾君

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

傳

宥腹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羅毒蛇名

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

毒捷取巧噬音普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慊苦

篔切反齧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攀恨也

腕腫足攣力緣切腕鳥貫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

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

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

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

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

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

柳文 十八卷 七

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以

謂芟治其草木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

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

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作夫絕翼去足無以自扶齒齧屈

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感慙頸一作頭其

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塞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

毒而趨志斲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謂密伺之汝之稟受若

是雖欲爲鼯爲曠音曠馬可得已凡汝之爲惡

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呷舌搖尾音冉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

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窖吾垣音音

作音音室巖吾肩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隙字當作與汝

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

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

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叔

也切擊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時芟農夫執耒不

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

柳文 十八卷 八

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

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

則誰賚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是元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曠純文以附

變騷系之曰離騷以亂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

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曠純小人讒佞之類也

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

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借此義而

憎王孫文

獲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獲之德靜以恒類

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

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難乃不踐稼蔬木實

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衍衍焉山

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後之居山恒鬱然王

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啣啣疆疆啣音責又

疆子夜切疆子夜切疆疆相隨貌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

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齧下沒切齧五狡切竊取人

食皆知自實其噍苦簞切以頰貯食曰噍山之小草木必凌挫

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

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齧猿齧一作齧鋤革切齧同猿棄

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

柳文 十八卷 九

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作放放兮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途植兮止暴

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

兮跳徒彫切跟呂唐切衝目宣斷斷魚巾切齒根肉外以敗物兮內以

爭群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

充噍果腹兮果苦火切飽貌又如字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

厭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獨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

廉來同兮聖囚

紂用飛廉惡來囚文王於羑里

禹稷合兮凶誅群小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

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頽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言乎猴類而小者也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蠖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閻丘鑄曰柳子晚年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子熟之下筆遂爾余為一笑

逐畢方文 并序

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明一足不食五穀

柳文

十八卷

十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

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晨不爨暝不燭

暝一作夜

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罷音疲

蓋類物為之者

物鬼物也

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

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

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

譌與訛同吾禾切

若今火者

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

而圖之禳而磔之

磔陟格切禳祀除厲也

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

攸宅焉時闔而開火災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

怪戾兮日十蕪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

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墮突兮戶駭人哀

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哀三年注鬱攸火氣暴音剝

混合恢矣楚辭收恢矣之孟夏今矣字音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僵音董踣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

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

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山海經禹所撰崇音遂嗟爾畢方兮胡

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侈死無

貳侈即戮字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

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屏必

柳文

十八卷

十一

鄧切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玄冥大陰之神汝雖赤

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

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

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資暇錄云今讀為零律今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辯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痲且悸痲部鄙切腹內結病悸其季切心動謁醫視之曰唯伏神

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

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

子之情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

燥口既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辛自售而病乎人者
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區音毆開

滯結兮區音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

訢合兮訢音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

於理兮榮衛塞極伏盃積塊兮史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左脅下大如

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

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

塞憤胡對切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

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蹲音存鴟處脂切蹲鴟羊魁處

柳文 十八卷

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丘奇切亦作

歛專切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蝼蛄蛄余

兮又直基切蟻子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

以脆兮外澤而夷脆青歲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

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

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吏唐登浴其涯螭牽以

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愬螭文 并序

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山宜所綺二切分其流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

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

非兮洑洑湘流洑音攸水流貌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

兮胡濯斯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竟其安

游覲湘纍兮纍力幽巨斜二切楚之湘纍注不以罪死曰纍嗟爾怪螭

害江湄兮涎沫重瀾物莫威兮瀾一作淵鰲形决目潛伺

窺兮鰲力幽巨斜二切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

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

柳文 十八卷

十三

兮洋洋往復流透迤兮透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

兮茂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

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

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

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零陵一作永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

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游上其有浮字其一氓盡力而

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焉

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

頭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
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得不有
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
兮浩漭蕩而無舟混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

詭求手足亂而無如今負重踰乎崇丘旣浮顛而滅
替兮浮顛一作
搖頭者非不欲釋利而離尤欲一作忍呼號者之莫

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以舞瀾兮髮如陽
切髮亂魂悵
悵而馬遊悵田良切又
音根無見貌龜鼃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

而爲羞始貪贏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旣沒而
柳文 十八卷 十四

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
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

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鉤爵音
蔚大者死大小

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
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周語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
盈民旣貧貧而無知兮一无民字貧音
茂目不明貌故與彼咸諡

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更平
聲噫

招海賈文 賈音古
容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泊一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

往來遽卒卒子忽切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滃烏孔切君

不返兮逝恍惚一無逝字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曉嶼兮趨教切超也又教角切疾走萬里一觀

萃入泓坳兮峯疥沒胙律二切泓視天若昧即昧字

步步百奔躡出并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

怒更音庚山海經云天吳水伯垂涎閃舌兮揮霍旁

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齖鱗文肌蔽土眼切齒

露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斷魚中

柳文肉踔教教尺約教角三蛇首猗鬣虎豹皮希希群

没互出謹遨嬉具腥百里霧雨灑君不返兮以克饑

弱水蓄縮弱一作弱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

疑畏淫淫嶷嶷魚力魚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

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顛迺昌結崩濤搜䟽刻戈鉞

鈇鈇時連君不返兮春沉顛春霍號呼其外大泊淫齋

淪淪音平水名谷也淪於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

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音泯

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跌徒舳艫霏

解稍若木舳音軸艫音慮君不返兮魂馬薄海若嗇

貨號風雷海若海神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虢翻

九垓

纒詐險切
垓音該

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

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

陶音

上黨

易野恬以舒

易以破切平也上黨路州

蹈蹂厚土堅無虞

蹂忍久如又二

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

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

新殺曰鮮音仙出前漢陸賈傳

君不返兮欲

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

范蠡相息亮切

呂

氏行賈南面孤

賈音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封文信侯南面稱孤

弘羊心計

登謀謨

桑弘羊

煮鹽大冶九卿居

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武

帝時皆為大司農

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

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諡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

柳文

十八卷

十六

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今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

歸來兮寧君軀

此文晁无咎取之於離騷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坦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眾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通騷

